

## 蚌埠印象

## 这里是蚌埠

□杨 坤

每次驾车从合肥回老家淮北，途经荆涂淮河大桥时，总能看到几个醒目的大字：中国南北分界线。而五分钟经过的禹会服务区，是整个行程的中点，无论是从合肥回淮北，还是从淮北去合肥，每次都会在这个服务区短暂休息。没错，这里就是蚌埠。

可能是方言原因，在我的老家，大家总是把蚌埠说成“蚌蚌”，我也跟着这么说，直到后来我才纠正过来，但似乎还是“蚌蚌”听上去令人亲切。我们那个小镇，在全省所有城市中，说到蚌埠是最多的，小时候“蚌蚌”这个词总是萦绕在耳边。蚌埠的医疗条件比我老家好得多，我们当地有位周姓医生在蚌埠一家大医院工作，谁家遇到大病，就会去找他，他也很热心，在我们那一带家喻户晓，帮过许多家庭。

2007年，我刚在合肥参加工作。那年九月，爷爷时常感到头痛欲裂，有时候倚着墙角晒太阳，会将头轻轻怼几下墙角，这样能缓解一下疼痛。家人要带他去医院检查，他却怎么都不愿意去，他说：“要是查出个大病咋办？”村里的老年人都是这样，即便身体有了毛病，也不愿意去医院，他们不舍得花钱，也担心查出来一个大病，很多生命就是因为耽误病情而早早离世。

在家人的反复劝说下，爷爷才愿意去市医院检查。结果出来，医生建议去蚌埠再做检查，全家人一下慌了！让去蚌埠做检查，肯定是病情严重，于是连夜联系周医生，赶到蚌埠做了一系列检查。没过几天，周医生通知家人去取片。由于我准备请假回家看爷爷，家人就安排我途经蚌埠，把爷爷的片子取来，并交代我问清楚病情。

这是我第一次到蚌埠。当时无心欣赏蚌埠的城市风景，下了火车后，钻进出租车就往医院赶，但城市的厚重感还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检查结果注得很糟糕，我含着眼泪从蚌埠赶回淮北，到家里已是深夜。家人决定向爷爷隐瞒病情，每个月带着他做一次化疗，一年多之后，爷爷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再后来，由于工作原因，我去蚌埠的次数非常频繁，有时候甚至一个月要去好几次，这座城市的各个县区、企业工厂、大街小巷，我都去采访过。或许是对蚌埠有着特殊的感情，采访起来更加用心，写出的稿件也反复打磨，我第一次荣获安徽新闻奖一等奖的作品，就是在蚌埠采写的。

## 悟道偶拾

## 静心与净心

□胡永武

近日与一位老同学加微信，他的微信名为“净心”，我当时就很纳闷，能真正做到静心者实属不易，而要做到“净心”更加难得！何况他现在是市一所名牌大学里一个学院的院长，难道被繁杂的琐事缠扰，心欲静而风不止。

我立刻与之探讨，我认为净心必先静心，静心本是一种修行。静心是一种美，是一种幸福，也是一种纯净和清澈。一直觉得，若能找一静僻之地，静坐，静阅，静思，静习，静悟，静心……时而看看美丽的苍穹，时而品品手中的香茗，时而挥洒手中的笔墨，时而让钢笔在纸上舞动，再配以安静的乐曲，静静的，静静的，一切尽在静谧之中。

我非常享受在夜深人静的夜晚，我独处在小书房，潜心阅读我喜爱的书籍，周围一片沉寂，我只能听到自己翻动书页的声音。这时，心静了，做什么效率都高。我非常惬意地独自享受这么淡然静谧的意境。

我很欣赏明代洪应明《菜根谭》里的“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外云卷云舒”。

心静了，自然就看清了，坐下来静赏花开，随心能倾听花开的声音。笑看花开，是一种宁静的喜悦；静赏花落，是一份随缘的自在。生活简单些，心境就平和了，

当时，是要采访一位电力工人，他叫甘正功，是国网蚌埠供电公司的一名巡线工。在没有写作思路的情况下，我决定跟着他去巡线。一天下来，所见所闻甚是感动，一线电力工人的辛苦程度令我久久不能释怀，回到宾馆连夜写下《跟着老甘去巡线》，同年获得安徽新闻奖一等奖。很长一段时间，这种文风被媒体同仁纷纷效仿，诸如《跟着老江去巡街》《跟着老李去巡河》《跟着老肖去巡山》等作品见诸各大报端。我也深感欣慰。

去得多了，就愈发了解这座城市，也被她的气质和魅力所吸引。这座“古乃采珠之地”的城市，被誉为“珠城”，洋溢着浪漫的气息；这座淮河文化发祥地之一的城市，留下治水英雄大禹“三过家门而不入”的动人传说；这座“火车拉来的城市”，因津浦铁路在此跨过淮河而兴起；这座安徽省第一个设市的城市，以“交通枢纽”“老工业基地”等硬核形象被人们所熟知；这座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城市，在新中国成立后造出了全省第一块手表、第一辆自行车、第一台冰箱、第一台收音机。

走千走万，不如淮河两岸。被淮河水滋养着的城市，一定是灵动的、包容的、惬意的。在当代作家王安忆的笔下，在蚌埠籍歌手李荣浩的歌声里，蚌埠给人一种温和安宁的感觉，这里的人们热爱生活，富有小资情调。被淮河水滋养着的城市，也哺育出一大批各具所长、才华横溢的淮儿女，祖海、蒋雯丽、解晓东、马思纯、李荣浩、李毅、史玉柱……都是从这座城市走出。

人间烟火气，最抚凡人心。每次去蚌埠，工作之余，我习惯去龙子湖畔漫步，也喜欢到阿财老铺、篾匠街、老地委美食街转转，小龙虾、冰酒酿、烧饼夹里脊“皖C三件套”轮番上阵，好不过瘾。有人说，蚌埠南北通吃、通吃南北，实至名归。

后来由于工作调整，我去蚌埠的次数少了，但却一直默默关注蚌埠。永久承办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，太湖世界文化论坛永久会址落户蚌埠，荣膺全国文明城市，“蚌埠住了”火遍全网……每每在新闻上看到蚌埠，都格外亲切，为之喝彩。

前不久回老家，听说周医生退休了，顿时唏嘘不已。欣慰的是，提到周医生，河东岸西的乡亲们总是充满感激之情。我还听说，他的儿子满感业，学医归来，放弃大城市的优厚条件，回到蚌埠发展，成为一名优秀的青年医生。

投稿邮箱：  
4034444@126.com

蓝天白云映大塘 马晓刚 摄

## 诗 歌

## 秋的谈吐（组诗）

□张义和

## 八月路上

田里的玉米稻谷  
开始饱满  
院子里葫芦架上  
葫芦娃们  
在青枝上跳着  
青枝绿叶之上  
秋天的云朵  
凌空变换成羽毛  
棉花以及鱼鳞  
操场边被剪除的野草  
再次结出草籽  
像夜晚空中散落的星星  
秋天就在路上了

## 秋天的云

年轻时写过秋天的云朵  
那些云朵还

开在天空之城  
现在这些云朵  
渐渐近了  
有些就落在我的发肤上  
还有一些  
就在我的身体里流转

## 秋的谈吐

秋天有更多的声音  
稻谷只弯腰  
高粱只火红  
果子捧出滋味  
桂花树送来幽香  
沉默者就沉默  
高远处站在高处  
低矮者开始匍匐  
流水低下来  
心中事物都有了明月的质地  
才配得上秋的谈吐

## 秋日思乡（外二首）

□石建文 石泽略

草木摇落见秋风，  
欲问故园今如何。  
又恐匆匆说不尽，  
微信临发先取舍。

## 警营夜值

万籁皆寂寂，  
空余警令音。

警员夜出警，  
明月随我行。

## 宁波写景

蓝天碧海五彩卷，  
万户千家入画来。  
草树银台似锦绣，  
江山如织接云海。

## 边看边说

## 印象高邮

□邹 全

促成高邮之行的不是什么咸鸭蛋，而是汪曾祺。将这二者并列，没有点对汪先生的不敬。高邮作为地名，曾多次出现在古代的文学典籍中，但对于外乡人而言并不知名，真正让我关注它的是现代文学大师汪曾祺。作为汪先生的故里，汪先生的记忆，汪先生的文字，汪先生的情感，皆充盈在高邮这座古城、这片街巷、河水、草木之中。年少时曾读过先生的小说《大淖记事》，由于时光远去，只剩下模糊的轮廓，但文字中的那份淡然、缥缈，那份似有若无的意境让人记忆深刻。

窃以为，汪先生的文字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，那就是“水”，平淡，自然，和谐，安静。在你马不停蹄日复一日地奔跑中，在你历经酷暑渴望一杯清凉的香茗时，在你倦怠驻足小憩那一刻，你可以打开尘封已久的汪先生的书，信手翻阅两页，或许会让你感受到生活中的累是值得的，精神上的痛也会轻松许多。正如先生所言：“我想把生活中真实的东西、美好的东西、人的美、人的诗意告诉人们，使人们的心灵得到滋润，增强对生活的信心、信念”。

汪先生淡然、平和的气质，影响了其文学的气质，汪先生所在的城，或多或少也晕染了相同的气质。城市不大，楼宇不高，马路顺直，绿化很好。安静，悠然，似乎是城市的主基调。茶肆，书吧，饮食中的咸鸭蛋、蒲包肉、汪豆腐，无不透露出汪先生精神、文化的熏染。

汪先生的文字既然用“水”来形容，那么先生及所在的城自然离不开水。这水，就是流淌千年的大运河。是高邮城成就了大运河，还是大运河成就了高邮城？我以为二者相互依存，相互成就吧。

大运河自北向南紧挨着城西缓缓地流淌，河道平直，水面宽阔。运输的船只往来往往，缓慢有序。河面很静，偶有载重船只驶离后波浪拂岸的微风。沿岸多有码头，我想着寻觅过去荣光里的蛛丝马迹，已被岁月磨蚀得不剩丝毫。好在岸边伫立的秦邮亭，尽管亭中石碑刻字模糊不清，但它却真实地提醒你这里过往的繁华。

大运河走过古城，薄雾中吱呀的桨声，暗夜里浪击孤舟的声响，苍茫天空飞行的鸿雁的哀鸣，让羁縻于此的游子思乡、念人、怀旧，或心急如焚，或徒生奈何。

立在无人的码头，伸手轻触河

## 人生感悟

## 惰性的克服

□蔡永清

人都是有惰性的，也总是会为自己的惰性寻找各种理由和借口，让良好的习性不能成为一种习惯。我生性好动，年少虽豪情万丈、怀揣抱负，却因意志不坚，怠惰疏懒，所学之“功”都未见成效。

小学三年级，受《少林寺》影响，梦想成为一位武林高手，仗剑江湖，行侠仗义，便缠着父亲找了一位武师。老师姓王，身材高瘦，目光如炬，是父亲的远房表弟，门下有十几位徒弟，为了不影我学习，王教练也就是我的表叔，每晚教完徒弟到我家单独“表授”武功。练了2个多月，每天就是踢腿、马步，浑身酸痛，学不到任何招式，父亲在家陪表叔聊天时，我在屋里练着练着就倒在床上呼呼大睡，每次总是在父亲呵斥中惊醒，不到三个月，表叔辞行了。及至初一，父亲“寄予”我的梦想，前后又找了三位武师，三四年光景，俱是恒心不决，惰习难改，吃不得“苦中苦”，待学成“出师”，只学会了一套“空架子”的少林拳。进入高中，由于个子高，又报名参加学校运动队，专门练习了排球，刚见“雏形”欲有进展时，感觉太累太耗时间，未能坚持，渐渐就被淘汰了。

态度不能决定行动，懒惰就是对自己的惩罚。由于贪玩，初中基础不牢，高中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，高三下学期，同桌小飞一起制订了考前“攻坚”计划，每晚放学到他家再复习数学、英语两小时，整日大容量词汇的灌注，难题又是一筹莫展，实在支撑不下去，一周之后我放弃了“加餐”，然小飞依然按照计划夜夜苦读，最终换来金榜题名，我却名落孙山，参军入伍了。来到部队，严格的纪律、高强度的训练，让我的自律性有了很大提高，家人不在身边，我对多年的惰性也有了顿

悟，训练之余我制订了学习计划，上午练习专业技术，下午练习书法、美术，晚上到阅览室看书、写作，虽春耕不辍，几年下来有些收获，但是战友的召唤、自我的减压，仍不能坚持到底、克服惰性，自身努力的价值打了折扣。

骎骎一跃，不能十步；驽马十驾，功在不舍。多年前，成人法律本科专业，准备参加司法考试，繁忙的工作和家庭琐事，学习计划总是被“无情”地打乱，两人考场铩羽而归。后因工作的迫切需要，才深感压力，在总结前两次失败教训之后，痛定思痛，背水一战，剔除一切非必要“杂念”，请教前辈成功经验，每晚不管多久，务必按照作息任务规划，逐项销号完成。在一年的学习中，用行动去改变心态，摒弃焦虑和不安，让惰性慢慢达到最小化，最终在第三次“会战中”侥幸通关。

在前进的道路上，良朋挚友不可或缺，生活、工作中的努力收获，离不开好友、知己的帮助和鼓励。三年前，在一次战友聚会上，结识一位外乡归来的金宝，他是一位锻炼达人，喜欢健身、骑行，也是文学爱好者，每天再忙都会坚持看书、锻炼，很是自律，而我因为工作忙碌的借口，很久没有锻炼了。“与君初相见，犹如故人归，”我们彼此心性喜好甚投，交流日益增多，他帮我制定了锻炼计划，应酬、业务之后还主动陪着一起，给予指导。良好的习惯在于点滴养成，那以后，金宝在与不在，我每天都会坚持锻炼。

人生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，成功之路即在自己的脚下，我们要不断纠正、调整自己，丢掉惰性、幻想，多些勤快和执行力，防范捆绑自己的牵绊，学会自律，满怀希望有信心，不断激发向前的动力。

水，清凉而温柔。随着公路、铁路的修建，今天的漕运已不似从前。如今河水水平静了许多，淡然了许多。过去那太多的故事、传说，有的已写进汪先生的文章里，有的传唱在当地民间的木偶戏中。

有了南北漕运便利的运河，有一马平川的里下河平原，始皇帝在此“筑高台，置邮亭”，便有了高邮驿，乃至高邮城。高邮的别称秦邮，或许是后人为了感恩、怀念而为之吧。

紧靠在运河边有一个叫孟城驿的地方，是明代的遗存，兴建在洪武年间，目前尚有厅房100余间，是全国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。在驿站周边保留有大量的明清建筑，漫步其间，恍如隔世。南部马饮塘，绿树遮日，蝉蛩蛙鸣。幽静处，一处青砖青瓦的建筑，唤曰柳荫禅林，蒲松龄老先生曾居住于此，冥想着鬼怪狐仙的故事。

忽见一幼猫，形单影只，后腿双残，在草丛中艰难爬行。微弱的叫声，渴求的眼神，让人心怜。遇有人来，也不躲避，想必饥肠辘辘，需要讨食。翻遍行囊，两手空空。爱莫能助，不忍驻足，心有凄然。

在运河之中，横陈一岛，上有一寺、一塔。寺曰镇国寺，塔叫镇国寺塔，二者皆建于唐代。寺规模较小，两进院落，香火寥寥。塔位于寺内后院，方形七层楼阁式样，青砖筑就，有“南方的大雁塔”之誉。寺前绿地，竟然有三两只家兔悠然自得，享受着这运河里的宁静。

连接小岛的廊桥，独坐一老者，须发霜染，举首望天，目光散淡。应是世事皆已想开，心境不再悲凉。夕阳西下，燥热的风变得轻柔起来。

黄黄的月亮已高悬天空，小城的夜安静而朦胧，像极了汪先生一些小说里的场景。有怀旧的口琴声依稀飘来，仿佛岁月凝固在时光里。有多少无奈，有多少力不从心，而更多的是深藏内心的满满伤痛！时光不再，故园不再，流落在外的心，已无法安放……

小城因为汪曾祺，城市多了一丝人文书卷之气；因为大运河，城市有了生命之机；因为孟城驿、镇国寺，以及错过的秦观文游台，城市有了历史的沧桑厚重。

一个人，一条河，一座城，相互成就，就有了今天的高邮。

离开小城时，是在早上，炽热的阳光下，街边的金鸡菊开得正旺。